

雨花文艺丛书

小说集

乡村医生

中国作协江苏分会筹委会编

17

雨花文艺丛书

乡 村 医 生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筹委会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这里收集的五个短篇小说，都是新的题材，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新社会成长着的人们面貌。“乡村医生”用一种比较新颖的写法，通过一个未出场的医生的共产主义品质，描画出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新农村；“小记工员”，描写了摆脱小农经济束缚的农村少年一代的成长；“拾弟老爹”，描写了一个深受剥削制度压榨，后经解放出来了的老农民的主人翁精神；“家”，写的是一个老革命军人抛开了“家庭的幸福”而终于在千百万个家庭都获得了幸福后也获得了自己家庭的永远幸福；“长河上”反映了建筑工人们打破常规过春节的一个镜头。

雨花文艺丛书

乡 村 医 生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筹委会编

*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証出〇〇四号

江 苏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

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南京前进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张 2 7/8 字数 54,000

一九五八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八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600

目 录

- 乡村医生.....杨潤身(1)
- 拾弟老爹.....严峻(22)
- 小記工員.....鮑雨(39)
- 家.....哈华(54)
- 长河上.....齐明(73)

乡村医生 杨润身

早晨武老二刚刚起床，他们队的生产队长李黑牛就看望他来了。

“老二叔，你的病好啦？”

“噯呀呀……可算好啦！黑牛你坐下。”

“真好啦？”

“你看这还有假。”

武老二五十来岁，中等身材，上穿一件蓝布棉袄，下穿一条黑布裤子，像个葫芦似的脑袋上，戴着半旧的火车头帽子，他眉毛不少，胡子倒不多几根儿。武老二在前五天得了一场急性肠胃炎，病势很凶，用一个老大娘的话说，差一头发丝儿就去搬阎王爷的脚啦。现在是真的好了，可生产队长李黑牛又一次顶问武老二：

“你真的好了？”

“你看你黑牛，昨天一天我吃了二斤多挂面，十六个黑鸡儿下的大鸡蛋，要不是你那硬毛嫂子向我动了条帚疙瘩，我……”

“那我就把柴医生留给我的话传达给你。”李黑牛说着掏

出了旱烟袋，慢慢坐到椅子上，同时他的脸色也变了。

李黑牛刚抽了一口烟要开口，武老二嘻嘻一声笑，把话抢到头里了：

“他是嘱咐我多吃点软的吧，我……”

“不是。”李黑把武老二的話打断了。

“叫我多休养几天？”

“也不是。”李黑牛还是那样严肃。

“莫非他还开口叫我给他送点礼，我想……”

“离着十万八千里。”李黑牛也是个烈属。他脾气急，听到这儿起了火，猛地站了起来，正眼望着武老二一字一句地说：“柴医生叫我先传达给你，他给你吃的药，给你打的针，是他儿子的血换来的。他当时向我说这两句话的时候，眼里流出了淚珠子。”

“这……这……”李黑牛代柴医生说的话，特别是那个血字，象一条烧红了的铁丝，把武老二的心给拴住了，武老二也拼命地睁大了他那难以睁大的眼睛，一声不响地坐到炕沿上了。

“事儿很简单……”

“恐……恐怕不简单，你给我说。”只见武老二的嘴巴动弹，听不到声音。

“很简单。”李黑牛猛地抽了一口烟，头也没抬，又说：“因为柴医生从来不爱讲这回子事，我想你也許还不知道，你就是知道了，它又不象你的黑母鸡下蛋大又多，你也許已经忘了。日本鬼子投降那年，柴医生含着淚花，送他的独根儿子宝全参

加了解放軍。为什么送他的独根儿参军，我想你知道；柴医生为什么又流出了泪花儿，我想你也明白。我记得你送三儿叔（武老二的亲兄弟）参军的时候，你也偷偷的落了泪……”

“你看你黑牛，你……你怎么也学了我的脾气啦，你就照直的说不就成，我又不是石头刻的，生铁灌的，木头造的，我……”

“你听我说嘛——”李黑牛还是一字一句，细水长流：“柴医生的独根儿宝全在打老蒋的时候立过五次功，抗美援朝，又带上了三个金牌牌，上甘岭战役的时候，他牺牲了。”

“你……你三儿叔不是也在上甘岭牺牲的？”

“对呀，对呀，”李黑牛皱了一下鼻子，目不转睛地又说：“政府给了柴医生三百块钱的抚恤金。柴医生把三百块钱全买成了药品，给军属、烈属、贫苦户治病只收药费，给农业社的积极分子看病只收药费，他说：“儿子是为了社会主义流的血，给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治病，是我的责任……”

“那么他……”武老二的脸成了七月的石榴，开始变红了。

“柴医生爱他儿子的血，那么你呢？”李黑牛抬头看了武老二一眼，又把话说下去。“我三儿叔也象宝全一样地为社会主义流了血，你是怎么对待三儿叔的血呢？政府给了你二百五十块钱的抚恤金，你拿到手，一声不响买了三亩地，还放了一百块钱的账……”

“你看你黑牛……”武老二的脸很快变成了九月里的石榴，连脖子都变成红的了。他万般着急地说：“我不是早把土地入社了，账也收回来不放了，我……你……”

“你是把地入社了，賬也不放給貧苦戶了，可我知道，你还暗暗放給一个牲口販子一百块钱，是一分五的利息，你听我說嘛，你也知道，咱們社要修建水庫，缺少資金，还是缺着那么多，可你在上一次動員資金的大會上，嘴沒動眼也沒眨，我去給你請柴医生的时候，柴医生問起了你的思想情况；你不用疑心，柴医生有这个习惯，总是先問一下病人的思想情况，对誰也是一样。我把你的情况照实說給他以后……”

“他伤心啦。”武老二非常困难地接了这么一句。

“伤心得厉害。”

“他没有說不來給我治病？”

“他知道你是个烈属，他知道你这屋里貼着你兄弟的立功喜报，同时他也还记得，你們在一起給地主打过短工，你想他……他就是再痛苦、再不高兴，还能不……”

“他没有再說旁的話？”

“没有你再歇两天吧，我去集合队上的人們下地啦。”

李黑牛二話再沒說，习惯地擦了一下他的嘴巴，就向外走去。

“黑牛，你別走，咱們先再談一談，再……”

“支部書記还要和你拉一拉，咱們晚上再坐着吧！”

李黑牛走后已經多会了，武老二还一直地站立在屋門上，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外边。

又等了一会儿，武老二的妻子提着滿滿的一藍子胡罗貫回屋里來了，妻子进屋就向武老二說“早晨吃什麼飯呀？”

“吃……吃你的条帚疙瘩。”武老二沒头沒腦地給妻子來

了这么一句，就跑到了院里，轉了一个圆圈，又慢慢地往街上去了。

二

当天李黑牛走后，武老二给了妻子一个梦里敲鼓。第三天的早饭以后，武老二又给她一个糊里糊涂。妻子连声问武老二要干啥去，武老一声不响，穿起了新大袄，又找胶鞋。

“你倒底干啥去呀？”妻子又一次地问武老二。
“你总是把我小看三分，你……你管我干啥不干啥的呀，我……我的胶鞋呢？吃到你的肚子里去啦！”

“你脚上穿的是布鞋啊？”

武老二真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把胶鞋穿上了。妻子说以后，他低头看了看脚，提起两封褂面就走了。

腊月天，刮着北风，下着大雪，武老二还没走出村口，眼毛和胡就结上了冰凌。风再大，雪再大，天再冷，武老二还象一枝箭。风雪挡不住武老二，也更拦不住打井和造肥的社员们。无边无垠的田野里，看不到顶的梯田里，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歌声，天上的星星数不清，地里的粪堆比天上的星星还多。红旗、歌声、象星星一样的粪堆，都跑不到武老二的眼里，也灌不到武老二的耳朵里，惟有他在路上发现了一流馱粪蛋儿的时候，武老二才止了止步，当他把馱粪蛋儿全踢到地里的时候，又别气地往前直走了。

武老二到底要往哪里去，去干啥呢？武老二在柴医生的村子柴家寨停了腿。

武老二的村子到柴家寨是十里大路，还要爬过两道山，越过一条河，可武老二只走了有抽三袋烟的工夫。

“柴有金医生在家吧？”

“靠不住。”回话的是一个紧推着粪车的壮年后生。壮年后生一个字没有再多说。

武老二又暗暗地指着妻子骂了一声，拿腿往柴医生家里去了。柴医生家的院门敞开，院子很大，武老二一见院门开着，心里高兴了，可他沒有直接走向柴医生的屋子，他见下完了蛋的两个花母鸡从窝里跳了出来，又见一隻黑猫瞪着眼，他几步去把两个热火火的鸡蛋拿到了手，才又低下头来一步一步向着屋门里去。

“有……有金哥，你……你怎么还养着个大黑猫！”武老二说着，把屋门口上的灰布棉门帘揭起来了。

“啊——他真的不在啊？”

“嗯——？是老二哥啊？你怎么也到他这儿来了，病啦？坐下吧；我叫一个邻居叫他去了，大概一会儿就回来了。”

柴医生住的又宽又大又干净的屋里，坐着星星墟村的一个人，这个人叫田无田，年纪和武老二差不多，武老二少胡子，田无田脸上也没有一根毛，武老二个子不高，田无田倒象人们说的古书上的高身大汉，甭说是他的宽肩膀，只看他的拳头也够吓人的了，两隻眼睛大的也象一对带皮胡桃。说句话瓮声瓮气，田无田一见到武老二，为什么直然的叫出了老二的名字呢？原来他们二人在解放之前，和柴医生一道给地主打过短工。田无田在屋等候柴医生不知是何目的，只见他身边放着一

张豹子皮。

田无田叫武老二同他坐到炕沿上，立时又把烟荷包递给武老二。武老二揭门帘的时候，手劲弹心也往起跳，他一时还没有见到柴医生，把田无田的荷包接到手中。武老二看了一眼豹子皮，马上把话说到豹子皮上边了。

“无田老弟，你……你怎么弄了张豹子皮呢？打起猎来啦，你……”

“你说这个呀？”田无田一时还没有发觉武老二的不自然，他嘿嘿嘿嘿笑了两声，说：“我听说金贵哥（柴医生）想买张豹子皮做大袄，大前天这个金钱豹正好就碰在我的手下了，来了两个回合，我就叫它的皮肉分家了，你看你笑啦，嘿嘿，真是只来了两个回合。”

“我……我相信你这个‘气死虎’。”武老二平时的烟瘾并不大，这工夫，他已经把一袋烟抽完，又把田无田那老大的袋荷包要到手里。

武老二说过了相信你这个“气死虎”，田无田张着大嘴笑了笑又说：“你现在还是酸枣劲儿。”“嘻嘻……”武老二只笑了笑没有回话，田无田可又象谈家常似的说：“这十多年你也没有到你的姑姑家，咱们没有多见面，咱们跟着毛主席，总算熬成个人啦，五四年村上成立合作社，我就举了我这老半升（拳头），到了五五年秋天，就算挂上了个积极分子的名字，腊月又合作了一个寡妇，去年秋天就得了一个小子，等得这第二个小子的时候，娘儿俩差一点儿死了，老社长给我拉去了一匹马，叫我来请金哥，我换了一头小毛驴，可小毛驴也白牵啦，有金

哥把眼一瞪：“你給我牽毛驢？牽毛驢？你这是給我往臉上抹尿擦黑，你也不打听打听，那一个給我拉过牲口，平路我有腳踏車、山地我有兩条腿，快点給我走。你听听他这火性有多大，”武老二点了点头，田无田接着又說：“他的舌头硬，叫地主碰过的那兩条腿还算真有劲儿，沒等我牽驢回到村，他就去給娘俩儿把針打过了，事后我想給他送点礼，你猜他怎么說？”

“怎么說？”武老二望了田无田一眼，赶紧的轉了一下身，又把田无田的煙荷包拿起来了。

“他又是把眼一瞪：滚——你只要把你的‘积极分子’当的更好就是了。”

“是啊，他这话可……可是正經。”武老二馬上又接了这么一句。

“嘿嘿！咱还有当不好的那一說，社会主义的大楼是誰的，誰是那根基石，根基石下又压着誰的血，就凭有金哥的模范劲儿，我到死也得积极。你說哩？”

“你看你，这……这还用我說。”武老二的心跳了起来，臉也又紅起来了。

“嗯——？老哥你怎么臉紅啦，你找有金哥有啥說的，莫非你欠下了他的債？”田无田发觉武老二的臉色，一步站了起来，臉上的笑容也全跑走了。

田无田不知三和二的吐出了那个“債”字，又扳起了他的面孔，武老二的心跳的更紧了，可武老二沒有立时回答田无田的問話。等田无田二次叮問武老二的时候，田无田托了去找柴医生的那个邻居返来了。

“看看，我說他不在村上，你非要我去給你找一找不可，找過了，沒有。”這個人是個滿干淨滿好看的中年婦女，她說過以後，還怕田無田不相信，緊接着又說：“村里要是沒有生病的，他很少落在這個屋里，他家里往娘家去了，今天也不准回來。”

“他……他往哪個村兒去了？”武老二躲開了田無田的視線趕緊向中年婦女問話。

“社長說他往花沙溝里去了。”中年婦女看了武老二一眼又說：“去找他也不一定能夠碰上。”

“那……那你把我這點禮物給他收起來，等他回來交給他……”田無田見中年婦女要走了，趕緊這麼說，可還沒等他把話說完，中年婦女就擺手。

“快把禮物都拿走吧，我過去代他收過一次禮，他回來沒有把我批評死……”

“我這豹子皮得給他留下，把……”田無田又緊接了說。

“老虎皮也一樣。”中年婦女很干脆。

“我說你……”田無田和武老二一齊求她了。

“你們說什麼也是白說，你們還不知道他的脾氣，他堅決反對這一套。我還急着去上工哩，你們都走吧，走吧，你們怎麼還不聽說，走吧。”中年婦女不管再說啥，把他們引出了屋，立時把屋門鎖住，接着又把二人推到街上去。

三

中年婦女將田無田和武老二推到街上。等她走了不久，田無田將豹子皮扔回到柴醫生的院里去。武老二沒有將他的

挂面留下，也沒有再同田无田說什么，他又暗暗把妻子罵了两声，一咬牙二閉嘴，踏着柴医生的脚印，往花沙沟村儿去找柴医生去了。

雪下的小了，风更大了，一路上兴修水利的社員們的劲头更足了。从柴家寨到花沙沟，是十一里远的山路，武老二在路途上又停了一次脚，帮助刘家庄的一个青年社員收拾翻倒的馬車。

“柴医生还在你的家里吧？”武老二先在花沙沟的村口打問了一下，跑到了这一个新修的磚圓門儿口，赶紧的就向一个正好从門儿里出来挑水的，四十多岁的妇女問了話。

“剛走。”妇女也立时亲热的向武老二回了腔。

“剛走？！”武老二說着往肚里嚥了一口唾沫。

“俺知道他牙口好，爱吃面片儿，可俺还没有把白面挖到缸里，他就給孩子的爷爷把針打完了，俺剛舀起一瓢水，咚咚咚一陣脚步响，走啦——”

“噯呀呀……你知道他……”

“跑狼虎寨村儿去了。”

武老二立时就来了一个向左轉，挑水的妇女还說：“你是哪里的，到家里喝上口热水再走吧。”可妇女的这些話，已經是等于她自己向自己說了。

武老二听說柴医生剛走，他想他怎么也能追上柴医生，可不想他紧追快赶，追到狼虎寨的村边也沒有能看上柴医生的影子。

“看見柴医生了嗎？”

“看見啦。”回話的是一个正在往土車里剷糞的小伙子。

“噯呀呀，我可算找到他了，他往誰家去啦？你快告訴我。”武老二一口气地說。

“你最少还得走三里路。”小伙子說。

“噯呀呀，他……”

“他給我們的老模范开了个葯方儿，一甩手，連口水也沒喝就往狼虎崖上看羊去了，你往这里看，就是那片沒有雪的地方儿，使用两个脚，頂少得一个时辰，再見老同志！”小伙子猛的架起了土車，象推着一車鸡毛似地走了。

武老二有点不滿意小伙子沒有把柴医生去的目的道明白。还覺得狼虎崖的山峯太高了，狼虎崖的山峯确实不矮，那个小伙子要是还在的話，一定回答武老二說：“高嗎？它背后还隱着一个火龙寨哩，狼虎崖才是把天摩，火龙寨可就把天盖了。”

山高、路窄、道儿难行，可再难走的道儿上有了柴医生的脚印，武老二原想在村里等柴医生，可他怕柴医生不进村就又跑到了旁处，他又把嘴唇咬了咬，直望着狼虎崖往上爬开了。

脊背上出了汗，武老二听到羊叫了。听到羊叫了，可已經只剩下放羊的了。

“柴医生又走啦？”武老二长出了一口气，向放羊的皺起了眉头。

“剛走。”放羊的是个老光棍儿，因为他长了滿臉的胡子，人們都叫他連鬚胡儿。

“噯呀呀，他……”

“他……”，連鬚胡儿瞪了一下眼，望了望武老二又說：“我給他起了个外号‘飞毛腿’，你还不知道？”

武老二笑了笑沒有回話，他实在是累了，是非喘或气不成了。他有沒回話，放下掛面，把他的自造牌短杆旱烟袋掏出来了。

“噯呀呀，他……他爬这狼虎崖是為的啥呀？”武老二抽了口烟坐到一块石头上了。

“那你得听我慢慢地給你道来。”連鬚胡儿噯的打了一个响鞭：“古來有的規矩，將軍怕犯地名，我們狼虎寨从来不要羊，你大概是知道的。合作社一成立那年，我就喊出了养羊的口号，可长胡子的老哥們儿，嘴上立时就跑出了‘古來！古來’。去年春天我又提出了买羊，‘古來！古來！’还吊在好些人的嘴巴上，到了上一个月初一社員大会上，我在会上一連敲碎了两个破磚头，又遇上柴医生参加大会道卫生，开口就支持了我的意見。柴医生这么一来，有的人把‘古來’嚥到肚里了，可有的人还照样的伸拳头：‘柴医生，你只要能保住羊不死，我們贊成。’‘我包到底。’‘可你別忘了你是給人治病的呀，更不会除邪。’‘反正我包到底’。柴医生这么一肯定，我們社就买了这么一羣羊。”連鬚胡儿猛的又打了一声响鞭，皺紧了眉头又道：“誰知道买下羊沒有半个月，‘古來’二字就又在好些人的咀上还阳了。連着死了两只羊。两只羊一死，不光掛着‘古來’的人們往我臉上啐唾沫，孩子們見了我也唱出了歌儿：‘阴着天黑的早，連鬚胡子不耐老。’对我如此，有的人还向柴医生开了火：‘柴医生，你来啦，你来

吃羊肉来啦，把肚子漲大吧！够你吃个一月半載的啦！’柴医生可不是那吃屎嘔屎的脚色啊，可他一言未語，只是来了个两天两夜沒睡沒吃也沒喝。到了第三天头上，他就把又要快死了的十只羊全給治好了。完了嗎？沒有，他每次路过这儿，我就是把羊赶上了火龙寨，他也得再来看一看。我向你說完了，下边是听你的了，我这个連鬚胡儿向来不客气，你这位老弟沒病沒脾的找他何事？”

連鬚胡儿說話开始是眉飞眼舞，真象演戏一样，特別說到柴医生把羊的病拿住以后，胡子颯的快上天了，但到了最后这几句話，臉色变成了門神象儿，好象对武老二有天大的意見似的。武老二呢？看出了他的臉色，臉上也象起了火，站起来动了一下脚沒有馬上回腔，又少等了一时，才結巴地問他柴医生往哪儿去了。

“往丁字峪村給一个老病号治病去了，我問你找他为的啥？”

“沒……沒什么事儿。”

“沒事儿你找他干什么？”連鬚胡儿的火更大了。

“有……有两句閑話。”

“閑話？那你去吧，他一定客客气气地回答你：‘哈哈！找我说閑話来啦？請你等一等吧。’你一定說：‘等等？’他接着說：‘对啦！等到柏叶落了，狗头上长出角了，再来找我扯閑話儿吧。’老弟，听我的吧，八月十五蒸糕，趁枣（早）儿来个向后轉吧啊——走啦！”

連鬚胡儿轉身打了几个响鞭，回头一看，武老二已經走了。